

辞書研究
究

1

1980

C I S H U Y A N J I U

辞书研究

1980年第一辑

(总第三辑)

| | | |
|-----|-----|-----------------------------|
| 1 | 孙德宣 |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杂识 |
| 13 | 周钟灵 | 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
| 19 | 赵克勤 | 谈《辞源》释义 |
| 26 | 骆伟里 | 试评《辞源》修订本 |
| 33 | 梁之抑 | 成语引源散论 ——读《辞源》及《辞海·语词分册》 |
| 47 | 蒋礼鸿 | 说“通” |
| 50 | 王 力 | “本”和“通” |
| 53 | 盛九畴 | 通假字小议 |
| 60 | 梁式中 | 略谈准确释义问题 |
| 68 | 钟 檬 | 汉语词典标注词性问题 |
| 94 | 王德春 | 论词典的类型 |
| | | 问题述论 |
| 107 | 陈庆祜 | 也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 |
| 119 | 祝注先 | 哪儿是真理的彼岸 |

辞书杂谈

- | | | |
|-----|-----|-----------|
| 124 | 苏渊雷 | 释文定义注意四忌 |
| 125 | 陈忠诚 | 漫谈释义的歧异 |
| 127 | 徐近之 | 地形，不是地貌 |
| 129 | 维衍 | “夜郎自大”的由来 |
| 130 | 徐振礼 | 辞书注音小议 |
| 131 | 刘如水 | 汉字查字法应该统一 |

- | | | |
|-----|-----|---------------|
| 133 | 钱剑夫 | 略谈台湾省编《中文大辞典》 |
| 136 | 夏蔚文 | 引以为鉴 |

- | | | |
|-----|------|------------------|
| 139 | 魏启宇等 | 《水运技术词典》的编写 |
| 147 | 张可任 | 《俄语教学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
| 158 | 李荫华 | 当代英国学生词典浅谈 |
| 163 | 潘树广 | 《艺文类聚》概说 |
| 174 | 李新魁 | 《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 |

- | | | |
|-----|-----|----------------|
| 183 | 桑明峨 | 我国西夏文辞书《文海》及其他 |
| 185 | 魏治臻 | 一部研究纳西族文字的词典 |
| 187 | 魏治臻 | 《蒙英辞典》简介 |

辞书人物

- | | | |
|-----|-----|--------------|
| 189 | 张涤华 | 黎锦熙先生与词典编写工作 |
|-----|-----|--------------|

辞书资料

- | | | |
|-----|------|--------------------|
| 201 | 方厚枢 | 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 |
| 210 | 唐均蓓译 | 《万有百科大事典》序和编纂方针(选) |

简讯 《汉语大字典》成都会议简况(32) 语言研究所编出一批词典(12) 《藏汉大辞典》印行征求意见稿(173) 《辞海·文学分册》和读者见面(106) 两种关于诗词曲的工具书将重印(18) 《中国草书大字典》在编印中(67) 多种造船技术辞书将出版(146) 台湾省出版《汉字综合索引字典》(135) 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印汉英词典(217) 《柯林斯英语辞典》出版(188) 苏联编纂《世界的语言》百科全书(184) 复旦大学开设词典学选修课(118)

补白 我国辞书之最(93) 成语例证拾零(59)

218

读者·作者·编者

辞书研究 第一辑

1980年2月

编辑者：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上海市印十二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书号 17187·32

每册定价 0.60 元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序词

孙德宣

过去有人认为编字典或词典很简单，不过搜集一些现成的字书、韵书、词典，剪刀浆糊，剪剪贴贴，再抄撮一些其他的书面材料，东拼西凑，整齐排比而已。这完全是不知个中甘苦的外行话。用那种方式编字典、词典，是旧时书贾、落拓文人投机牟利的行径，谈不到有什么价值。倘若真正对读者负责，编好这种工具书可不那么容易。

一部综合性的语文词典，所收词语包括通语、方言、古语、百科常用词汇等，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广泛，问题错综复杂。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很难独自编好。必须集中许多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建立严密的组织，积累丰富的资料，群策群力，惨淡经营，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才能保证质量，克期完稿。正因为中型或大型的字典、词典多由集体编写，所以对编者更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必须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编写方针，逐步确立完善的体例。编写中对选词、注音、释义、举例等方面要一一审慎琢磨，反复推敲；对每个词语要重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不轻凭旧说或臆断；使这部字典、词典虽然出于众手，而能颠若画一，并然有序，取舍精当，要言不烦。即使做不到处处无懈可击，也不至于纰缪叠出，贻误方来。这样编字典、词典，才算得对读者负责，才算对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我国解放后集体编写的第一部汉语中型词典，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编辑方针。从1956年下半年合并原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及新华辞书社部

分人员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词典编辑室，制定规划，商榷体例，次年大规模地搜集并整理资料。1958年2月开始试编，六月起正式编写，次年年底完成初稿，陆续印出油印稿，征求意见。1960年出版《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1965年出版《试用本》，送请有关方面审阅。1973年用《试用本》纸型出版，增加印数，内部发行。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词典修订工作陷于停顿，中遭“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停止内部发行。粉碎“四人帮”以后，《现汉》才获得新生，重加修订，1978年12月出版第一版，正式发行。

回顾这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现汉》的确走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按理说，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为今后进一步修订《现汉》，编写新型语文词典，建立以汉语特点为基础的词典学探索途径。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理论水平很低，工作中谈不到有什么成熟的经验，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对如何进一步修订《现汉》，如何编写新型语文词典，目前还提不出一整套可奉为圭臬的纲领。下面只谈谈个人在参加编写和修订《现汉》过程中对编纂语文词典的一点体会。

一、词典的科学性

词典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注释及编纂方法等方面。综合性的语文词典不同于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每条的注释都必须准确简明通俗，不能洋洋洒洒，下笔不休。注释的方式可以不拘一格，一般是以同义的多音词注单音词；以普通话的词注方言词或古词，或用同义的科学上定名的多音词注口语词或方言词；也可以用同义的单音词注单音词或多音词；用同义的多音词注多音词。但是有一个条件，即用乙词注甲词，又用丙词注乙词，其中必有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具有下定义的性质，否则一味辗转互训，不仅臃肿累赘，又容易使人茫然不得要领，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处，亦非善策。

《同音字典》(1956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是个小字典，它采取简单的注法，如“跑”的第一义项注为“‘跑路’‘赛跑’的‘跑’”，“走”的第一义项注为“走路的‘走’”。这样注法对会说普通话的人不成问题，广东有的方言说“走”等于说“跑”，就会发生误会。《现汉》对这类基本词汇多用下定义的方式。例如：

跑 pǎo ①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赛～|～圈儿|鹿～得很快。火车在飞～。

走 zǒu ①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行～|～路|马不～了。这条船一个钟头能～三十里。

拉 lā ①用力使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或跟着自己移动：～锯|～纤|你把车～过来。

推 tuī ①向外用力使物体或物体的某一部分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车|～磨|～倒|我～了他一把。

越是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词儿，下定义越是费斟酌，而且看起来很啰唆。有人就指责这种注法也是烦琐哲学。我们认为词典里把每个词的概念都讲清楚，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对推广普通话、进行汉语教学有好处，难道是错误吗？

《现汉》对尽量减少互训一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

抢 (搶) qiǎng ①抢夺：～球|他把书～走了。②抢先；争先：～步上前|大家都～着参加义务劳动。

[抢夺] qiǎngduó 用强力把别人的东西夺过来。

[抢先] qiǎng//xiān (~儿) 赶在别人前头；争先：青年人热情高，干什么活儿都爱～儿。

[争先] zhēngxiān 争着赶到别人前头：人人跃进，个个～|大家～发言。

夺(奪) duó ①强取；抢：掠～|～取。强词～理。②争先取到：～高产|～红旗。……

吞 tūn ①不嚼或不细嚼，整个儿地或成块地咽下去：囫囵～枣|狼～虎咽|把丸药～下去。

[吞食] tūnshí 吞①: 大鱼～小鱼。

[迁延] qiānyán 拖延: ～时日。

[拖延] tuōyán 把时间延长, 不迅速办理: ～时日 | 期限快到, 不能再～了。

[延长] yáncháng 向长的方面发展: 路线～一百二十里 | 会议～了三天。

但《现汉》虽然经过多次修订, 不少条目仍有释义不确、两两互训及重复等严重缺点。例如:

肢 zhī 四肢: ～体 | 上～和下～。

[法官] fǎguān 旧时称司法和审判人员。

[纯熟] chúnshú 很熟练; 技术～。

[熟练] shúliàn 技术纯熟。

驱 qū ③赶走: ～逐 | ～除 | ～虫剂。

赶 gǎn ④驱逐: ～苍蝇。

[赶走] gǎnzǒu 驱逐使离开。

[驱逐] qūzhú 赶走: ～出境。

逃(逃) táo ①逃跑; 逃走: ～匿 | ～脱。

[逃跑] táo pǎo 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

[逃走] táo zǒu 逃跑。

“肢”用“四肢”作注不确, 应注为: “指人的胳膊和腿或某些动物的腿。”“法官”这个词现在还用, 注中不必加“旧时”。“纯熟”和“熟练”, “驱”“赶”“驱逐”和“赶走”循环互训。“逃走”和“逃跑”同义, “逃”字下并用“逃跑”和“逃走”作注, 重复。再版时都须改正。

注明词的感情色彩和用法, 也属于词典科学性的一方面。不仅虚词需要说明用法, 有些实词也需要说明使用范围。《现汉》中例如:

[把持] bǎchí ①独占位置、权利等, 不让别人参与(含贬义)。

[滑溜] huá·liu <口>光滑(含喜爱意): 绸子被面摸着挺～。

[老婆儿] lǎopór 年老的妇女(含亲热意)。

[老婆子] lǎopó·zi ①年老的妇女(含厌恶意)。

[等候] děnghòu 等待(多用于具体的对象): ~消息| ~命令。

[环抱] huánbào 围绕(多用于自然景物): 群山~。

[充足] chōngzú 多到能满足需要(多用于比较具体的事物): 光线~| 经费~。

[好意思] hǎoyì·sì 不害羞; 不怕难为情(多用在反诘句中): 做了这件事, 亏他还~说呢!

至于义项的排列, 一般语文词典可把基本义、通用义排列在前, 喻义、引申义、方言义、古义排列在后。成语的意思前后不同的, 应该先说明原来的意思, 再说明后起的意思。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历史性大词典应该严格按照词义演变的先后排列。

二、词典的统一性及汉语规范化

一部词典是一个整体, 有严密的组织, 妥善的安排, 绝不是一盘散沙, 杂乱无章的。在选词、定形、注音、释义、举例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体例和章法。这就是它的统一性。

如在选词方面, 有些成套或相关的词, 收了甲词, 就得收乙词, 不可偏废。象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等), 十二时(“子时”“丑时”等), 四声(“平声”“上声”等), 四呼(“开口呼”“齐齿呼”等)各词, 如果收的话, 就该都收, 缺一不可(但有例外, 如收“星期”“星期日(天)”“礼拜”“礼拜天(日)”, “星期一”“星期二”“礼拜一”“礼拜二”等分别在“星期”“礼拜”条注中交代, 不分列条目)。收了“北欧、单杠、淡季、淡月、大乘、上乘、上议院、文官”, 就得收“南欧、东欧、西欧、中欧、双杠、高低杠、旺季、旺月、小乘、下乘、下议院、武官”。

一般语词及百科条目注释中出现的术语、名词等, 原则上应该列为条目(专名除外)。如纸的类名繁多, 词典不能尽收, 《现汉》收了“毛太纸”并且注为: “类似毛边纸而稍薄的纸, 略带黑色, 多产于福建”, 人家要问什么是“毛边纸”, “毛边纸”就应该列为条目。但一般见词明义的词儿, 虽然见于注释, 也可以不收。如“茶具”条

注：“喝茶的用具，如茶壶、茶杯等”。“茶壶、茶杯”可以不收。有些词虽然可以见词明义，但是有喻义，而且喻义用得很广泛，如“草包、饭桶、后门、炮筒子”之类，就应该列为条目。

《现汉》在收词方面有不少问题。有人就不同意收“笔帽、笔心、手背、手心”等不须查考的词和“白不呲咧、黑不溜秋”等方言词。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讨论。《现汉》收词确有顾此失彼、造成疏漏的现象。例如《试用本》收了“自由、博爱”，漏收“平等”。1978年印本收了“必然王国”并且附注：“参看‘自由王国’”，但“自由王国”漏收。收了“五律、七律、七绝”，但“五绝”漏收。

现下汉语还有严重的方言分歧，不仅表现在语音方面，一种东西的叫名也很不统一。写成汉字，同一个词又有各种写法。例如“玉蜀黍”有“玉米、棒头(稻头)、棒子、包谷(苞谷)、包米(苞米)、老玉米”等名称，甘薯有“地瓜、红薯、白薯、芋头、红苕(sháo)、番薯”等名称，马铃薯有“洋芋、土豆儿、山药蛋”等名称，高粱有“蜀黍、黏(fǎo)黍”等名称，煤油有“火油、洋油”等名称，火柴有“取灯儿、洋火、自来火”等名称，太阳有“日头、老爷儿”等名称。为了实现汉语规范化，必须统一名词。词典里把详细注释放在北方话通用名词或科学定名(如“玉米、甘薯、马铃薯、高粱、煤油、火柴、太阳”等)下面，有暗示用这些词来统一叫名的意思(至少在书面上)。把一些常见的方言异名也收列条目，作为见条，并不是提倡用方言词，而是为了便利方言区的人参照对比，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只能因势利导，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取消方言。

汉语词形上分歧也很大。*gē·da*这个词，就有“疙瘩、疙疸、圪垯、圪塔、屹嗒、圪扭、咯哒、咯嗒”等八种写法。《现汉》以“疙瘩”为主，下面详列词义，异形词下面注明“同‘疙瘩’”，并写出它的另外意思。有些异形同词的词儿在词典里以并列的形式出现，把现时最通用的排在前面，如“耿直、梗直、鲠直”。有时在词条注释后面说明也作某词形。这里面都有规范的意思。

编者注释用词应该严格按照所收条目的词形，以免分歧。《现

汉》“板实 bǎn·shí”条第二义是“(书皮、衣物等)平整挺刮”，而 t 母正条作“挺括 tǐng·guā”，显得不一致。在“挺括”词条附上“挺刮”，问题就解决了。

词素可上下颠倒的词儿，如“募化、化募”、“痛苦、苦痛”、“介绍、绍介”之类，应该注释放在比较通用、作为正条的词儿下面，另条即以正条的词儿作注，如“介绍”条下说明它的含意，“绍介”条即用“介绍”作注。这种注法也含有规范的意思。

反义词在注释中应互相照应。《现汉》中例如：

大 dà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房子～……。

小 xiǎo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的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河……。

顺 shùn ①向着同一方向(跟“逆”相对): ……

逆 nì ①方向相反(跟“顺”相对): ……

在注释反义词、同义词时，最好把同组的同义词、反义词放在一块儿来编写，这样便于统一注释，便于互相照应。但编《现汉》时，只分科编写，科技、哲学社会科学各科的词各指定专人负责编写，语文词条只虚词及语言学名词各有人负责编写，一般词条只按音序分编，不再分工。后来发现注释内容及格式参差不一，才大搞平衡，对同义词、反义词及各科的词条都详细检查一过，统一注法，但遗留的问题还很多，特别是对同义词(近义词)的分析处理，做得很差。有些词收了科技义，漏了语文义；反之，收了语文义，漏了科技义。各科语词注释的繁简也很不一致。《试用本》及 1978 年印本“阴性”条都有两个义项：

①诊断疾病时进行某种试验或化验结果的表示方法。说明体内没有某种病原体存在或对某种药物没有过敏反应，例如注射结核菌素后并无红肿等反应时叫做结核菌素试验阴性。

②某些语言里名词(以及代词、形容词)分别阴性、阳性，或阴性、阳性和中性。参看“性”。

但查“阳性”条，却只有语言学上的义项，漏收医学义项。直到1979年春季在编《现代汉语小词典》时才发现。问题出于对词典的统一性认识不足，各搞一摊儿，工作上不协调。

《现汉》的体例，口语中用的词标〈口〉，方言词标〈方〉。但“酸不溜丢，黑不溜秋、白不呲咧”都标〈方〉，“红不棱登、花不棱登”却标〈口〉，显然不一致。

词典注释中出现的某个词具有特别意义时，词典里就该收录这个词的特别意义，不收就是缺点，跟词典的统一性相矛盾。例如“内乱”一词，《现汉》注为：“指国内的叛乱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内乱”条注释跟《现汉》大体相近。《现汉》“十恶不赦”条有个括注：“十恶：旧指不可赦免的十种大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现在借指重大的罪行”。《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十恶不赦”条注中也列举了“十恶”十种罪名。“十恶”中的“内乱”指什么呢？查旧《辞海》“内乱”条第二义：“谓失婚姻之正而乱于内也。《周礼·夏官·大司马》：‘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疏》：‘内乱谓家内，若卫宣公上烝父妾、下纳子妻等是也’”（下略）。此正“十恶”中“内乱”之义。《现汉》及《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都漏收此义。《现汉》不详列古义，还有可说（或在“十恶不赦”条注“内乱”）；《辞海》旧注收此义，新注反而删掉，与“十恶不赦”条注释不相照应，就说不过去了。《辞海》1979年版合订本补入此义，就对了。

三、词典的思想性

词典的思想性就是体现在词典条目注释中的政治倾向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文化领域中的工具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词典的编写工作，使编出的词典符合科学的要求、人民的需要，而是生搬硬套革命导师的理论，滥用革命的词句装潢门面，以为只要注释中贴上阶级分析

的标签，就可以获得安全系数，完成出版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

形而上学极左思潮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才形成的，至少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有苗头。所谓宁左勿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这种说法早就有了。极左的一股风刮到词典领域里，编者为了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就在某些条目的注释里尽量套上阶级分析的模式。一些政治性很强的语词如“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等，列为重点条目，历经多次讨论修订，报请审批，莫衷一是。词典之所以迟迟不能出版，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请看 1960 年《现汉》（试印本）几个词条的注解：

〔警察〕 jīngchá 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的警察，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警察是保护社会主义秩序，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商业〕 shāngyè 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营利为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

〔银行〕 yínháng 一种金融机构，它的性质和作用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中间媒介的资本主义企业，吸收一切货币资本供资本家支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国家的信用机关和财政机关，它有计划地动员国民经济中的闲置资金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办理国民经济中的结算和支付，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货币监督，并调节货币流通。

〔政治〕 zhèngzhì 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一切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各阶级的最主要的切身利益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的政治以压迫劳动人民，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为目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以推翻剥削阶级，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

照这种模式编下去，“军队、士兵、旅馆、美术”等等，都得分别说明无产阶级如何如何，资产阶级如何如何，势必弄得全书恶性膨胀，增加读者的负担，浪费他们的精力。但事实上这部词典这类条目没有都这样注，也不可能都这样注。那么我们只能说上列条目的注法不过是装潢门面罢了。1965 年《现汉》（试用本）及 1978 年

本《现汉》上列条目的注释已经改过，但 1978 年本仍有一些条目基本上保持原状。例如：

〔博爱〕 bó'ài 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阶级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人性〕 rénxìng 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自由〕 zìyóu 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认为，语文词典是供读者查阅、明了字音词义的工具书，它的注释不能象专门巨著或百科全书那样曲折详尽，巨细无遗。它不是法令文件、标语口号的摘编，不能代替宣传手册和政治教科书。注释的繁简固然要根据词条的内容和词典规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但是少换水分，明快利落，不蔓不支，是一切词典应具有的文风。有的同志主张在“爱”“恨”条的注释中都要加上“在阶级社会里，爱（恨）是有阶级性的”一句，在“刑场”的注释“处决犯人的地方”后面，要加上“革命烈士就义的地方”一句，有必要吗？这类注法未免过于低估读者的能力。把这类注法充类至尽，不知词典要扩大多少篇幅。编词典要惜墨如金哪！

词典的注释要不要有批判的精神呢？我们说，要有批判的精神，但要掌握分寸，不可滥用批判。象对待有关宗教信仰的条目，关系国内外各民族，有政治影响，不可率尔从事。“神”“神权”等条注释前加“迷信的人指”或“迷信的人认为”即可，不必辞费。但对“天主、上帝、真主、主教、神甫、牧师、阿訇、圣经、可兰经、佛经”等条就只能作客观的注释，什么字眼儿都不要加。

四、词典的稳定性

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等方面应该反映时代的面貌。编者对不断产生的新词新义，要随时搜集，记录下来。但是词典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新词新义要观察一个时期，看它是否站得住，是否

持续地、普遍地用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昙花一现的所谓“管卡压”“走资派”“文攻武卫”等语词，应该排除不收。紧跟形势，见词就收，局面一变，就得去掉，词典不比报刊，不能随时改动。

《现汉》在注音方面主要根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年10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仅个别的字音有更动。现在北京地区很多人把“酵母(jiàomǔ)”，读为xiàomǔ，“荨麻疹(qiánmázhěn)”读为xúnmázhěn，还不能说已经约定俗成，词典里还是照《审音总表初稿》定的音来注音。过去词典里显然注错的音，如佛教“大乘”“小乘”的“乘(chéng)”，《国语辞典》读shèng；“睥睨(pìnì)”的“睥”，《国音辞典》、《审音总表初稿》、《现汉》（试用本）读bì，都径加改正。

近年来北京市中小学生常说“盖了”“他画得真盖”，这个“盖”表示“顶好”“好极了”的意思。由于通行面不广，也不稳定，词典里暂不收此义。

总之，语文词典作为语文典范的工具书，在收词、注音、释义等方面都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可沿袭过去的错误，以讹传讹，也不可盲目地赶浪潮，把一时还不固定的东西硬塞到词典里。

五、词典的局限性

一部综合性语文词典总要反映当代的语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的科研水平。它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不可能超出截至当代的范围。它不可能超出时代的科研水平，特别是语言学研究的水平。它不能把各类词典如用法词典、同义词词典、方言词典、各专科词典的作用都备于一身。这就是语文词典的局限性。

但是科学是要发展的，编词典的工作总不会停滞不前。我们既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要要求全责备于任何一部语文词典，希望它解决所有的语文问题。要求一部词典尽善尽美而后出版，那就永远没有词典。

《现汉》编者原来设想有两项工作需要作而没有作到。一项工

作是标注词类。曾试行标注过，后来觉得在汉语语法研究的现有情况下，普遍标起来会旷日持久，影响本书的出版，决定暂时只标注虚词词类，标注实词词类，留待再版时另议。另一项工作是标明单字或各个字义在现代汉语里的地位——是词还是词素，或是具有某种特殊身分。在草稿里，编者曾经用义项数码上括圆框或方框的形式来区别（括圆框的表示是词，括方框的表示是词素或其他），后来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不得不暂时放弃，也留待将来去解决。

对我们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只是词典领域里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词典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有许多任务等待完成。让我们加紧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及词典理论的研究，为编写新型的规范的汉语词典而贡献力量吧！



语言研究所编出一批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成《现代汉语小词典》，全书 180 万字，可供小学语文教师及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即将出书。《现代汉语八百常用词例释》，亦将出版，这是为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读者和外国留学生编写的一本语文工具书，着重用例句说明汉语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预定今年一季度出版的汉语词典还有《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新华词典》、《新华字典》（修订本）和《汉语成语小词典》（修订本）等。

外语词典方面，《汉英词典》1979 年已印 20 万册，计划另出缩印本；《英华大辞典》和《日汉词典》都已重版出书。将要出版的外语词典还有《波斯语汉语词典》、《汉德成语词典》、《汉俄小词典》等。（锦）

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周 锤 灵

一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字和词语共有五万六千多条条目，其中有许多条目是单义的，有许多条目是多义的，所以作为意义单位的义项的数量就比条目的数量大得多。它给这样数量庞大的意义单位释义，基本上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胜过了一般的词典。

（一）意义分析的准确和语文表达的精炼

释义是解释字和词语的意义，是规定它们的含义，也就是下定义。理解到的意义是内容，表达这意义的语文是形式。表达得不好就不能揭示准确的含义，不能准确地理解含义也就不能表达得精炼。《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做到了意义准确和表达精炼。现在就抄个例证如下：

[冰释] bīngshì 象冰一样溶化，比喻嫌隙、怀疑、误会等完全消除：涣然～。

这个释义在意义内容上是准确扼要的，既抓住了词义的实质，又概括得周到；在表达形式上也是简明精炼的，真是恰如其分，不容增减一字。这样的释义在整部词典中是处处都有的。

这部词典使用了规范化的语言，具有纯正不杂的风格。语言规范和风格一致可以使释义增加准确性和精炼性，反之，意义准确和表达精炼也能够促进语言的规范和风格的统一：这二者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